

##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张 海齐 第 3 期笹川生

加拿大拓源生物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时间的脚步是飞快的，仿佛是指尖上流动的风，仿佛是长空中漫游的云，弹指挥间，我已远离樱花盛开的故乡十几年了。但心灵却没因岁月的侵蚀，忘却那段特别日子中的特别温情。

初识樱花是从鲁迅先生散文开始的，在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中曾读到鲁迅先生对东京上野公园那像绯红轻云般的樱花作过生动地描写。到樱花的国度去体验樱花般的情感便成为我的向往。1993 年仲春，作为 12 期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的我终于来到东京。春天的东京仿佛是花海的世界，到处都有樱花飞舞的浪漫。我研修的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位于东京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东京塔附近，清澈蔚蓝的天空下，柔美粉嫩的樱花衬托耸入云霄的 333 米铁塔。

我到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医学情报中心进行研修，指导先生裹田和夫是该情报中心的主任，日本医学图书馆协会的秘书长。作为一所私立医科大学的情报中心主任，裹田先生每天都有大量的社会工作，情报中心内的日常业务工作，以及大学生的教学任务，尽管如此，先生帮助我拟定了详细的研修计划，并每周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与我探讨课题的研修情况。

我在出国前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但缺少宏观层次的研究论文，如何迈出专业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如何让研究课题融入国际化洪流中，裹田先生鼓励我要做好情报调研工作和课题的分析工作，并陪同我到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图书馆参观，介绍他们的图书情报学的馆藏文献和研究动态，同时还鼓励我参加日本图书馆学会和医学图书馆学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让我感受日本同仁的学术气氛。5 月下旬先生带我参加了在长冈举行的日本图书馆情报学会 1994 年年会。

在裹田先生的指导下，我很快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中国中医文献在 Medline 数据库的计量研究”。Medline 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领域里一个综合性的文献信息数据库，但这个数据库在 1993 年以前还没有在中国普及。先生不但要求我参加 8 月中旬由医学图书馆学会举办的研讨会，而且还鼓励我进行口头发表。由于学日语的时间较短，无法用日语进行书面表达，只能借助英语。尽管学了数十年的英语，但真正用英语写研究论文还是初次。

为尽快熟悉英语论文的写作方式，我阅读了大量的专业文章，并比较不同专业期刊对论文投稿的不同要求，裹田先生每周都和我探讨课题的研究进度，并以敏锐的思维方式给我学术上的启发。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周，先生询问我会议发言的准备情况，并让我用英语在他面前试

讲，显然我的试讲没有让先生满意，先生便教我在演讲中如何致开头辞，如何描述图表和数据，如何在发言结束后致谢，以及如何回答听众的提问……，当我站在讲演台上，读着先生用红笔反复修改过的英语论文，自己仿佛又读到了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

为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医学图书馆的发展状况，裹田先生还陪同我到九州大学医学图书馆，大阪大学生命科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国际医学情报中心进行参观访问，让我对日本的医学情报服务系统有更深刻的感性认识。对日中两国的医学情报服务工作有更充分的比较。在研修的闲暇时间，我还同情报中心的同事北川正路游玩温泉胜地的伊豆半岛，在那里我们拜访了川端康成过去经常住宿的福田家和伊豆舞女文学碑，我们还一起漫游巍然雪峰的富士山，吃“大涌谷”特产的一种黑鸡蛋，品位富士五湖的优美景色。我们还参观过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水族馆，同彩色缤纷的大鱼小鱼一起散步，领略海洋动物的多姿和瑰丽。

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就到了下一年度樱花盛开的季节，而我也踏上回国之途。在这一年的研修生活中，我发表了几篇英语文章，但最大的收获却是建立了人生航程中的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对生活充满向往，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是裹田和夫先生在我求索科学真理征途上给予的启迪。

怎样确认课题研究方向，怎样为研究课题定位，我还得到了山崎茂明先生的帮助和具体指导。在我研修期间，山崎先生任情报中心的讲师，同时兼任日本医学图书馆杂志主编。山崎先生主要从事文献计量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他对我详细讲解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同时还介绍我参加他们的医学文献研究小组活动。他们的研究小组每月都有一次例会，每次都有一名组员进行重点发言，然后集体讨论，并商定下一次的主题内容。这样的例会不但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并且能经常听到同行在专业领域里的建议。

文献计量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学科研究领域，山崎先生也非常关注中国医学的科学研究情况，中国医学期刊在国际文献数据库中的引文频率。在山崎先生的提议下，我们通过 Medline 文献数据库开展了对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合作课题，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由山崎先生执笔发表在 1994 年日文版的《情报管理》期刊上。

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山崎先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日本生命科学研究述评”一文的抽印本。受到山崎先生研究课题的启发，我也开始从宏观上关注中国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同中国科技情报所的同仁开展了这项课题的合作研究。1995 年秋季，我以访问研究员的身份再度回到了慈惠会医科大学医学情报中心，在裹田先生的指导下继续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我充分利用日本的先进检索工具和文献数据库，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中国科学的生产率，科研工作者的合作论文发表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由我执笔的两篇论文陆续发表在 96 和 97 年的国际英文期刊上。

为更深入地探讨科学论文的传播与科学期刊的关系，我和山崎先生再一次开始合作研究。我们选定的题目是利用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评估的日本出版的科学期刊。这篇论文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并采用手工检索的方式查阅了大量的日语和英语文献资料，最终由我执笔发表在1998年《美国情报学会会刊》上。

众所周知，科学知识产生的最终结果一般是以科学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以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道德行为是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对科学期刊的深入研究，山崎先生逐渐开始关注医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并将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提升到日常研究活动中。山崎茂明先生于2002年出版了《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 篡改 剽窃》一书，此书的中文版由杨舰，程远远，严凌纳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联想到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接连爆出科研工作者的种种不端行为，使神圣学术殿堂的道德再度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山崎先生在书中阐述的理念对我们中国学术界端正学风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科研工作者的不端行为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某种反映。我们在今天有必要重温山崎先生为他的书在中国出版时写下的序言，“中国的研究活动正在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注意整顿研究环境，则可能会阻碍研究活动的健康发展”。没有优良的学术道德作保证，就不可能造就一流的人才，没有优良的学术道德作基础，就不可能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时期，这更要求每名科研工作者都必须严于律己，坚持学术操守，真正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传播都是建立在科学诚信基础上的。

虽然我已远离了日本，远离了先生，但偶尔还能从他们的电邮里读到樱花般的轻轻问候，已足以感受到那段日子特有的温情，这样不经意的关怀，总是让我感动，让我回首往事。无论是我的指导先生裊田和夫教授，还是我的同行山崎茂明先生，在他们身上我领悟到学者的风范和睿智，那是一种境界，一种风格，一种人生。然而对我更多的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这种熏陶已经渗透到我的血脉中，成为我生命中汨汨不息的源泉。

人生中不知道会有多少次回忆，每次回忆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有往复的交往，才有感情的交流，才有真切的友谊。我喜欢慢慢欣赏和品味在日本时那些温馨的日子，如同淡淡的樱花反射着耀眼回忆的光芒，令人心怡，令人难忘。